

历史

方文◎著

这一路走来，我们有悲伤，也有喜悦。悲伤的是，日军侵略中国，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本来幸福的一家人，瞬间与世隔绝，天各一方。中国千千万万的鲜活生命顿时成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。我们也有喜悦，每当我们用我们的双手杀了日本鬼子的时候，心中会飘过一丝喜悦，也仅仅是一丝喜悦。从根本上说，我们不希望有战争，我们也不愿意杀人。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虫手

方文◎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出手 / 方文著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5. 1
ISBN 978-7-5115-2939-8

I. ①出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98790号

书 名: 出 手
作 者: 方 文

出 版 人: 董 伟
责任编辑: 袁兆英
封面设计: 中尚图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2号
邮政编码: 100733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3105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press.com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: 314千字
印 张: 22
印 次: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2939-8
定 价: 49.00元

目 录

出手 / 1	惊险一幕 / 202
死里逃生 / 3	狼狈为奸 / 221
吉侠成婚 / 8	兄弟聚首 / 237
社会险恶 / 16	豺狼来了 / 250
国碎家毁 / 42	声东击西 / 269
出手不凡 / 61	全城戒严 / 285
满城搜捕 / 79	脱离险境 / 298
再入虎穴 / 100	生死决战 / 313
丧心病狂 / 116	夜袭贼窝 / 324
劫慰安所 / 130	最后一战 / 337
后院起火 / 152	尾声 / 347
重操旧业 / 169	后记 / 348
寻衅滋事 / 184	

出手

你若登上狮子山山顶瞭望，碰上好天气，云天瓦蓝碧澄，云絮如丝如缕，却也潇洒写意；左侧从狮子山到后樵山，群山连绵，一望无际；右侧从狮后坑到小象山，山山相连，逶迤而去……狮子山山脚下的史家庄依山而建，大大小小一百多幢瓦房，星星点点在山的怀抱之中。史家庄门前就是港口码头，直通东海。

举目远眺，从枫棚岭、樵山下、钟家湾到凉亭里有一条河直通门口港，河的支流来自小村四周群山的峡谷山沟，平时河水被农户用来浇灌农田，洪涝时河水则被放到东海，起到排涝作用。河水清澈见底，鱼儿仿佛空游无所依。这就是史家庄的母亲河。

史家庄靠山脚东头和西头有两口水井，都是清澈的泉水，“味道有点甜”，村民饮用水取自此。

史家庄史姓是大姓。庄东头有户财主，主人姓史名有财。财主家有高大宽敞、青瓦白墙的大房子，有良田百亩，在滨海还开有一家大商铺，家里长工、短工、佣人一大帮。史家有两个儿子，老大叫大虎，相貌堂堂，有些霸气；老二叫小虎，体型文弱，见人腼腆。

庄西头有户武术之家，也姓史，是户殷实的人家，称庄西史。庄西史以《水浒》中的史文恭自傲。史文恭尽管是反面角色，但是在史家人看来依然是大英雄。他神勇无比，剑术超群，射杀晁盖，大败秦明。庄西史认为自己就是史文恭的后人。史老爹名叫史大强，从小学武艺，有一身好本事。史老爹膝下有三个儿子，老大叫史文吉，是个木匠；老二叫史文祥，是个

泥水匠；老三叫史文富，是个篾匠。兄弟三人从小除了学手艺外，都喜欢玩枪弄棒，学点武艺。史家的老父亲常常以三个儿子为自豪，旁人也不敢欺侮他们。

史家庄有这样两个大户，远近也就有了名气。

死里逃生

话说史家老大史文吉，身高1米8，眉目清秀，举手投足有板有眼，做事干净利落，为人友善，有一股豪气。文吉平时除了给人家做木工，盖房子、打家具外，喜欢练武。他木工手艺倒平平，却练就了一身武艺，尤其是投掷、飞刀、剑术，堪称三绝。

那年春节过后，文吉刚过完20岁生日的第二天下午，他兴致勃勃，身穿老布小棉袄，脚穿回力球鞋，小腿绑上裹腿绑带，腰间插着七把飞刀，身背双管猎枪，上山打猎。

这天阳光灿烂，午后的太阳照得群山金光闪闪。他迈着轻盈的步伐，从后山上山，穿行密林，寻找猎物的踪迹。过了狮子山，又来到狮后坑，不知不觉已经傍晚，山头上圆盘大的太阳将要掉下山去。这时，500米外有一头野猪正向他走来，他心里一阵兴奋，但很快冷静下来。野猪跟其他猎物不同，其他猎物，要么被打死，要么就被吓跑。野猪呢，你要是打不死它，它会逆着猎枪的火光朝你扑过来，要你的命。文吉想到这里，迅速寻找掩护身体的地方，发现边上正好有个已经废弃多年的炭窑。这时那头野猪离他越来越近，100米，80米，60米……文吉举枪射击，迅速跳进已废弃的炭窑。文吉并没有看见野猪是否中枪，只感到脚下软绵绵的一团。一条冬眠的大蛇经此一踩，顿时醒了过来，迅速做出反应，用蛇尾缠住了文吉的身躯。文吉怎么也脱不了身。他越动那蛇尾缠得越紧，几乎透不过气来。这时文吉的脑子还是清醒的，他屏住呼吸，静静地等待脱身的机会。那条蛇呢，冬眠乍醒过来，腹中空空，天降馅饼，岂肯罢休。它居然调整了缠人的身段，腾出蛇尾最尖的那一小节，伸进文吉的鼻子。顿时，文吉的鼻血“哗哗”地流了下来。

那蛇张开血盆大口吃着文吉的鼻血……过了片刻后，那蛇真正尝到人间美味了，缠人的蛇身慢慢松动；文吉挪出了一只手，把装满火药的那只水牛角从腰间挪了出来，用牙咬着拔去牛角的盖子，把一整罐火药连同牛角一股脑儿倒进了蛇的大嘴……又过了一个小时，那蛇尾完全松开了；文吉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从炭窑里爬了出来，连滚带爬回了家。从狮后坑到家平时只要40分钟的路程，那晚他整整用了5个多小时。文吉一到家门口就昏了过去。

天刚亮，史老爹起床开门，见儿子文吉躺在家门口不省人事。他大叫文祥、文富兄弟俩把大哥抬到卧室床上。文吉仍在昏迷。史家人乱成一团，史老爹说：“把文吉抬到柴桥镇医治，这30多里路程恐怕过不去，还是到近点的昆亭镇请郎中吧。”他怕派老二、老三去请，请不动，决定自己跑一趟。

史老爹是个行事果断的人。他去昆亭这15里路几乎是小跑，一个小时就到了。经他再三恳求，那郎中随史老爹来到史家。

郎中看病，采用的是观气色、切脉搏、问根由的办法。文吉躺在床上，脸上血色全无，脉搏非常微弱，察看身上也没有发现任何受伤的地方，郎中用拇指掐他的人中，毫无反应。那郎中对文吉的病情无法确诊，对史老爹说：“你儿子看似有病实无病，血脉薄弱倒是有病。”

史老爹说：“那为什么会昏迷呢？”

郎中说：“无法确诊！”

“求求先生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儿子，平日他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昨天出门打猎，今天清晨回来就成了一个废人。先生，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儿子，我给你跪下了。”史老爹说着就跪下了。

“你起来，我先给他开几帖药，让他吃了看看。”郎中说完，开出药方，让人去配药。

那郎中走时向史老爹交代，“要是你儿子吃了那几帖中药，仍未见起色，那就没有指望了！”

史老爹的希望全寄托在那郎中的五帖中药上面了。

在卧室里，史老妈陪着儿子，一声声地叫着文吉。文吉只是静静地躺着，

毫无反应。

文祥很快配来了中药。史老妈煎了药，用小调羹一勺一勺地喂……

到了第五天，那郎中开的五帖中药都让文吉吃了，但仍未见文吉的病情有丝毫好转。这时，史老爹的脑子里反复出现那郎中临走时的交代，“你儿子吃了那五帖中药，如仍未见起色，那就没有指望了”。史老爹真是有点绝望了，他让人到柴桥镇买来了树木，请来了木匠，在家里为文吉打造棺材，忙着为文吉准备后事。

史老妈始终不相信那郎中的话，认为儿子不会死。那五天五夜，她一直在儿子的房间里，给儿子喂药，为儿子翻身，还常常一声声呼唤儿子……困了，在儿子床边打个盹；饿了，简单的吃一点。儿子是她的心头肉，她舍不得儿子年轻地离她而去。

文吉整整昏迷了七天七夜，到第七天中午终于醒了，睁开了眼睛，发出了微弱的声音：“妈，我这是怎么啦？”

“文吉啊，你可把我吓死了，你已经整整昏迷了七天七夜啦。”

这时，史老爹、文祥、文富都来到卧室，问这问那。

文吉说：“那天，我在狮后坑发现一头野猪，打了一枪，自己躲进了炭窑，没想到炭窑里面有条黄蟒蛇，黄黄的身子，有热水瓶粗，用尾巴缠住我的身子，尾尖伸进我的鼻孔，吃我的鼻血，我不知流了多少血，后来我硬是把那罐火药倒进了它的嘴巴，这才慢慢爬出炭窑，回家……”全家人都听得惊心动魄，目瞪口呆。

这件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。有人说：“去年一个夏天，我到狮后坑砍柴，只见一山坡上毛草“哗哗”的往两边分开，像是一条船在大海中穿行，乘风破浪。但那天又没有风，自己一直在怀疑，不知这是什么怪物。现在清楚了，肯定是那条大蛇。”又有人说：“你说的情况，我也见到过。”传到狮子山西边的太平岙村，又有人说：“我们村前两年丢了两个孩子，恐怕是被那蛇吃了。”后来，这事越传越神了。有人说：“这狮子山是座神山，狮子山对面又是凤凰山，将来这里不是出皇帝、就是出状元，现在又有黄龙下界，我们这里也许会出

一个皇帝。”反正是在史家庄周围，把这事传得沸沸扬扬。

几个月下来，文吉尽管神志清醒了，但体质非常弱，每天做噩梦，说梦话。史老妈常常陪在儿子边上，替他解闷。史老爹是个学武之人，懂得一些医学道理，知道儿子失血过多，已伤了元气，恢复得有个过程；现在除了逐步消除儿子的恐惧心理外，得用食补。这天，他去庄西头水井挑水，发现水井石缝里有条又黄又黑又大的黄鳝，史老爹脑子里立即闪过一个念头，如果能捉到此黄鳝，让儿子吃了，定能大补。想到此，他从家里拿来黄鳝钩钩，把钩子下到井里，那黄鳝很快上了钩。他一使劲，把那条黄鳝钓了上来。哇，这条黄鳝真是有点年份了，整个身上已经黄里透黑，足足有三斤多重。史老爹把这条黄鳝拿回家，连肚子都没有剖，直接放进罐子里足足炖了三个小时，分几次把这条黄鳝给儿子吃了，连汤都让他喝了。

说来也奇怪，三天以后，文吉的身体明显恢复了，能下床了。又过了几天，文吉的手脚有劲了，走路也轻便快捷了。一天，他到院子里，见到原先练武的120斤重的杠铃，手有点痒痒的，一提，轻轻的提了起来。过去双手才能把这杠铃举到头顶，现在一手就能举过头顶。文吉感到纳闷，经历过这一灾难，反而觉得走路轻捷，双手臂力大增，也许是吃了那条黄鳝的缘故吧。

文吉兴奋地来到父亲房里，把自己这几天的变化和想法给父亲说了。史老爹说：“我听人说过，野生年久的黄鳝大补。你现在的状态，就是那条黄鳝的效力。”

这年中秋节后，文吉开始在村里走动，恢复了昔日的英武。他身体恢复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身背猎枪，腰间插着七把锋利的飞刀，手里拿着一只大手电筒，要去狮后坑看个究竟。

他来到那废炭窑边上，先是围着炭窑转了一圈，没有立刻进到炭窑里去，也许心存疑虑，也许还有些害怕。他沿着那野猪扑过来的路径走了两趟，没有发现当时野猪留下的痕迹；他壮了壮胆，走到废炭窑的口子上，用手电筒往里一照，哎，那蛇已经死了，腐烂了，留下一堆骨头；又仔细一看，那蛇头部位置有东西在发光……他大着胆进了炭窑，用飞刀在那发光的地方一拨，

一颗偌大的珠子滚了出来，他俯身把它捡了，再仔细察看，没有发现其他东西，便怀揣珠子回了家。

这天晚上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文吉拿出那颗珠子，放在桌上。瞬间，那珠子溜溜着发出幽幽之光。他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过去听人说过，夜明珠在夜里会发光。这是不是夜明珠啊？要真是夜明珠，那我可发了。”他看了又看，过了很久才把它藏了起来。

吉侠成婚

自那以后，文吉好像换了一个人，也许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，以前那种勤快劲没有了，脑子时而清醒、时而发狂。他要么在村里瞎逛，有时与人打赌，有时还同人打架；要么把自己关在房里，一天也不出来，在一个本子上默默地写着，有时还画着人物的各种动作……这段时间，有人请他去做木工活，他总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。

一天，文吉、文祥、文富三兄弟，还有东头财主家的两个儿子大虎、小虎在沙塘里聊天吹牛。聊着，吹着，最后大虎踢踢脚下那块石头，说：“谁能把这块石头掷过荷花池，我就把这块手表给他。”大虎觉得自己说的地方到荷花池对面足足有80米，这块石头少说也有一、两斤重，谁能投得过去啊？因为他自己对这样大小的石头，只能投30多米，他弟弟只能投20几米，他认定整个史家庄没有人能投得过去，所以他才敢下这样的赌注。

这时文吉说话了，“你说话算数吗？”

“当然算数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大虎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“好，看我的。”文吉捡起地上那块石头，拉开马步，运运内力，使劲一投，那块石头不仅投过了荷花池，而且过了荷花池十几米，在场的人都惊呆了。

“你的那块手表归我了。”文吉边说边伸手向大虎要手表。

大虎想赖账，“刚才我只是说说玩玩的，我这块手表花了100多元钱刚买的，这可不能给你。”

文吉二话不说，上来就把大虎摁倒在地，自己骑在他的背上，硬是把他的手表摘了下来，套到了自己手上。

大虎从地上爬起来，问文吉要手表，文吉怎么也不肯还他。为此，两人

还动手打了架。大虎哪里是文吉的对手，手表没有要回来，脸上还被打成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挂了花。

大虎垂头丧气地回了家，他爸问他这是怎么啦？大虎把刚刚发生的事同父亲说了。

大虎父亲听了儿子的诉说，感到很生气。他为这事，找到了文吉的家。史老爹见史有财来家，好脸好茶接待了他。史有财狠狠地告了他儿子文吉一状。文吉父亲只好赔礼说好话。最后史有财把文吉赢的这块手表硬是要了回去。地主毕竟还是地主，说话做事还是有点霸气的。

史老爹对文吉性格的突变、时常闯祸感到担忧。他经常开导儿子要做老实人，办老实事，说：“身体恢复了，力气也有了，还是要干正事，不能这样整天游手好闲。木工活是你的主业，得出去做工，得出去赚钱。你是我们史家三兄弟的老大，老大要有老大的样子，你懂吗？”不管史老爹怎么劝说，文吉只是听着，但总是听不进去。

一天晚上，史老爹、史老妈在自己房里商量儿子的婚事问题。

史老爹说：“常言道，无事生非。我担心吉儿不想做正事，久而久之会走歪路。”

“是啊，自从上次踩蛇后到现在快一年了。前半年儿子确实体弱有病，这几个月照理说身体复原了，也该出去做事了，但他好像没有这个打算。”史老妈说。

“不是好像，是根本没有这个打算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吉儿 20 岁了，我想给他找个媳妇。结了婚，让他老婆来管吧。”

“也好，儿子结了婚，就成大人了，总该为家庭负责了吧。”

“前两天，有朋友给我说，梅山陈家有女要嫁。要么我带吉儿去看看，要是合适，早点让吉儿结婚吧？”

“好啊，好啊！”

老两口商定后，史老爹把这事同文吉说了，文吉同意去相亲。

第二天，史老爹陪文吉去梅山陈姑娘家相亲。陈姑娘家在当地也有点名望，是户殷实的人家。一幢四合院，尽管不怎么大，但打理得很干净。陈老爹40来岁，看上去是个非常精明的人。陈家姑娘，名叫红侠，住在东厢房，那天她坐在窗口绣花。她的小脸非常秀美，水灵灵的一双大眼睛似乎会说话，雪白的皮肤似乎要滴水……

史老爹带着文吉经过东厢房时，文吉看了红侠一眼，满心欢喜。

陈老爹见史老爹和文吉进门，很有礼貌地迎接，说：“欢迎两位光临寒舍。”仅这一句话，就让史家父子听出了陈老爹是个有涵养的人。

大家坐下后，不一会儿，陈老妈端出了几碗热气腾腾的汤圆，请大家吃了再聊。这是滨海人的习惯，在正餐前先吃点点心，垫垫饥。

陈老爹与史老爹都是习武之人，一见如故，有许多共同语言，两人聊得很投机。陈老爹对文吉很满意，心里已把这门婚事定了。

陈姑娘始终没有出来。这是大户人家的习惯，没有出嫁的姑娘，不能随意抛头露面。

史家父子离开时，经过东厢房窗口，陈父对红侠说：“侠儿，史伯伯要走了，你出来送送吧？”

红侠尽管心里喜欢文吉，但并未出来，只是站起来说了一句：“史伯伯，再见！”

当天晚上，史老爹、史老妈问文吉：“儿啊，你今天见到陈姑娘了，觉得如何？”

文吉说：“还好啦！”

史老爹：“那么春节前就把你的婚事办了。”

“一切听父母安排吧！”史老爹、史老妈听文吉这么一说，心里就有了数。

第二天，史老爹找算命先生给文吉、红侠排了生辰八字。算命先生说他俩是最佳的组合。算命先生的一句话，就把这门亲事敲定了。

接着，史家派人向陈家下了聘礼。

文吉、红侠婚事定了以后，按照滨海人的习惯，男女双方分别为大婚准

备新房和嫁妆。

男方的新房有几样东西是不能少的。像史家这样殷实富有的家庭，必须有上好的凉床、衣橱和八仙桌。这几样家具，必须以天然矿物朱砂和金粉为主的材质装饰，画龙描凤，勾漆涂锡。

床上用品基本都是女方的陪嫁。陈老爹、陈老妈为宝贝女儿红侠准备了一套完整亮丽的嫁妆，箱、柜、桌、椅、桶、盆、盘，女子生活所需的用品样样齐全。真是朱砂漆器、千针万绣的女妆，披彩挂红的着装，赋予了这份不同寻常的嫁妆。

结婚那天，陈家人扛箱开道，花轿居中，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送嫁队伍，吹吹打打延绵上百米。

那天，红日当空，天上无一丝云彩。中午十一点多，鞭炮齐鸣，鼓乐阵阵，大红花轿进了史家的大门。接着是拜堂，入洞房，一切都做得既热闹，又有序。

中午，史家大院摆了五十桌酒宴，史家庄的男女老幼基本全来了。他们猜拳喝酒，行令唱曲，热闹非凡。

晚上的酒席散后，一群年轻男女闹了洞房。

史家两老忙了一天，都觉得累了，回到了自己的卧室。

夜深了，文吉进了洞房，挑了新娘子的盖头，见到新娘子的面容，满心欢喜。结婚的第一天，农村有个传统的做法，新娘要给新郎脱衣服。红侠站了起来，个头在文吉鼻子下方。红侠的个头并不矮，因为文吉实在有点高。文吉觉得新娘矮了点，有点不悦。因为是新婚，也就忍了。

当地传统是第二天一早，新娘子要先起床，且起床后的第一件事要给公婆敬茶。头天拜堂，新娘子有伴娘扶着，倒没有看出破绽。第二天清晨，新娘子给公婆敬茶时因没有伴娘陪护，走起路来有点跛脚。公婆看出新媳妇的跛脚，心头一紧。老两口心里思索着，我们儿子可是一表人才，怎么找个媳妇是跛脚，怕儿子面子上过不去。面子倒是小事，儿子要是闹起来这事就大了。这可怎么办！

吃早饭的时候，文吉也发现了老婆的跛脚，他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，话

也没有了，大有被欺骗的感觉。他的脑子里很快闪过一个念头，是啊，那天相亲时，她始终没有出来，我们走过她窗前时，她只是站了一下，看不出脚跛不跛，于是，他越想越气恼。吃早饭时，因为有父母在，他倒没有发作，只是把怨气憋在心里了。

这以后几天，文吉也没有问老婆这脚是怎么回事，只是三天两头发脾气。红侠也没有问丈夫为什么发脾气，只是一味忍着。有一天傍晚，她给文吉端来洗脚水，忘了试水温。文吉的双脚放到脚盆里被烫了。文吉的怨气顿时爆发了，一巴掌打过去，红侠往后倒退了数步才站住。她再也忍不住了，气愤地说：“你的奚落，你的谩骂，我都忍了，你怎么可以动手。你这是为什么啊？”

红侠边说边流泪，越说越气愤，立即回到自己房间，拿了几件换身衣服回娘家了。

红侠回到梅山陈家。陈父见女儿回家，脸上还挂着泪痕，问：“侠儿，怎么了？文吉欺负你了？”

“爹，文吉嫌我个矮，又有跛脚，总觉得自己被骗了。他奚落我，谩骂我，我都忍了。今天他动手打了我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想回去了，我同他离婚算了，我再也不能忍气吞声了。”

“傻孩子，小孩话。文吉对你误解了，一时心结解不开，过几天，我去一趟就行了。你俩还会是一对好夫妻……”

元宵节那天，陈老爹来到史家。亲家难得来一次，史家人这点场面还是要摆的。中午在中堂摆开了八仙桌，菜肴很丰盛，鱼、肉、鸡、鸭、虾、蟹样样齐全，白酒、黄酒准备了好几瓶，宴请亲家公，足够让大家喝个醉。

宴会中间，史家的男丁全上桌了，史老妈在厨房掌厨，红侠端菜端茶来回做服务。只见她脚不跛了，进进出出完全同常人一样，做事干脆利落。

大家边吃边聊，天文地理，道听途说，什么都讲，什么都聊。

陈老爹今天来访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尽管大家海阔天空什么都聊，但他心中正在盘算如何解决问题，既要做得巧妙，又要切中要害。酒喝了一大半，正有一只飞虫从八仙桌上空飞过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陈老爹一口痰吐出去，把

那只飞虫连痰一道挂在中堂栋梁上了，看似那口痰要掉下来，但又没有掉下来……大家都把目光投向那口痰上了，陈老爹说：“不好意思，那痰挂在上面不雅，得把它擦掉哦。”

这中堂栋梁离地足有三米多高。文吉说：“没有事。文富，去，拿把梯子爬上去，把它擦了。”

这时，红侠正端菜进来……

陈老爹说：“侠儿，你去拿块毛巾，把那上面的痰擦了。”

“是。”红侠没有多说一句话，回厨房拿了块毛巾，到中堂，一个飞腿，用毛巾把那口痰和飞虫擦了，还在空中把毛巾转了个面，把栋梁擦得干干净净。她这个飞腿，干净利落，轻如飞燕，在空中足足停留了三四秒钟。在场的人，个个目瞪口呆，谁都没有想到红侠有这样的轻功。

饭后，陈老爹回家了。晚上，文吉对红侠的态度转了180度大弯。文吉问：“侠，你这轻功了不得！你除了轻功，还有什么功夫啊？”

“我父亲可是祖传的武师。我呢，只学了三招，第一招是轻功，你见了；第二招呢，是痰功，我父亲的那一招我也学了。我的痰功在30米内百发百中，可是痰无虚发哦！”红侠还没有说完，文吉有点迫不及待了，“那第三招是什么啊？”

“腿功啊！”

“你的腿功有多厉害？”

“你见过隋唐英雄中的程咬金夫人花大脚吗？我的腿功可不比花大脚差哦！”红侠把这句话的最后两个字拖得很长。其实，红侠的剑术也非常厉害，在梅山陈家落英剑法是独门的家传武功。

“侠，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。”

“你问啊！”

“前些日子，我看你走路脚跛，今天怎么不跛了？”

“噢，那是因为我练功时扭了，现在好了。”

“真是误会，这误会太大了！还有，以前我用粗暴的态度对待你，你为